

专题论文: 马华文学  
Feature Articles: Mahua Literature

# 审理开端： 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

Returning to "Wh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黄锦树  
(NG Kim Chew)

## 摘要

本文尝试梳理自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发表以来这二十多年间我们关于马华文学解释上的争议。回到〈为什么马华文学〉, 再一路往下走, 去探勘各自不同的主体位置、对马华文学的想象、援引的不同的理论资源, 对马华文学未来的不同态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等, 尝试厘清真正的分歧到底出在哪里, 与及该分歧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马华文学、主体位置、理论、开端

##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interpretation regarding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Mahua Literature) since the publishing of the "Wh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by Kien Ket Lim over twenty years ago. This paper will probe into "Wh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divergence of interpretation on the Mahua litera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through different aspects,

---

\* 本文曾宣读于新纪元学院“马华文学与文学理论”研习营, 马来西亚吉隆坡, 2013年7月12日。

黄锦树 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教授。E-mail: kcng@ncnu.edu.tw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3

such as the subject position, imagination of Mahua Literature, theories cited, attitude towards the future of Mahua Literature, dialectics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respectively.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Mahua Literature), subject position, theory, beginning

他们为什么书写？  
……因为他们关怀、思考和实践，  
就是马华/大马文学的命运。  
他们身为历史主体的命运，  
决定了历史有没有向前开展的可能。

——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

## 一、为什么为什么马华文学

1991年，我和林建国在淡江大学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上各自发表一篇论文，那时我刚考上研究所，我的论文是毛遂自荐的。林的〈为什么马华文学〉，我的〈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两年后修改刊于《中外文学》，这两篇论文，连同我们（加上张锦忠）后来写的多篇论文，被当做新的马华文学研究的开端，应该不太过份。我自己的整个研究都是土法练纲，自己找数据自己写，那个年代的台大中文系根本不把现代文学看在眼里，不可能教我们做任何现代研究。其实自1949年以来，现代文学的批评和写作都是外文系的强项，他们有两大利器：一是比较文学的学科训练，一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与方法）。林建国所在的清大文学所，更是那时新理论的大本营。从〈为什么马华文学〉调动的理论（精神分析，符号学，诠释学），就可以看出个大概。锦忠也承认，林建国是我们三个人中理论读得最多最好的，当然，他也是最热衷于理论的。相较之下，我自己只是在延毕那年密集的读了那时能找到的中译的西方理论——多半还是受林建国的影响——诠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相当的有限。因此我的〈神州〉一文是从个案入手而没有多少理论；和〈为什么马华文学〉之高

屋建翎非常不一样。这可能是我们的第一个分歧。

张锦忠在他的〈再论述：一个马华文学论述在台湾的系谱（或抒情）叙事〉里提到，〈为什么马华文学〉的前身是“在1990年底，林建国应马来西亚旅台同学会大马青年社之邀”做的一场名为〈马华文学研究：理论的建立〉的演讲<sup>1</sup>。那场演讲我还记得，彼时我是大马青年社的核心成员之一<sup>2</sup>。这演讲的题目可以更清楚的看出他的企图：为马华文学建立一套理论，也就是把马华文学的一些重大议题理论化。〈再论述〉把〈为什么马华文学〉一文概括出两点：一是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力斥前者为后者的支流之说；二是对马来西亚国家文学论的响应。这两个问题，其后的十多年我们都有不少论文从不同角度重新讨论它。其实林建国的企图不止如此，他企图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拆解上为马华文学建立它的历史本体论。在〈为什么马华文学〉的前言他即提出首先要“切入马华文学的历史情境”，“具体解释何以马华文学有自己的命运”；<sup>3</sup>“第二，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入超，有时俨然成为支配地位的论述，马华文学和它的关系仍然可能是‘对话’关系吗？马华文学仍然可能自成‘主流’吗？第三，假设中国文学的‘本质’是‘可能性’，能向前开展，有自己的命运，‘马’华文学的命运又怎么与它相连？‘中国’文字的命运怎么可能是‘马’华文学的命运？”(7)

虽然他说第一个问题更根本，但论文花最多篇幅在处理的还是他论文优先处理的这第二个问题。很显然，这第二个问题其实比第一个问题更为根本。因为第一个问题（“四、马华文学哪里去”）涉及国家及马来知识精英的承认（虽然我们策略性的用人类学定义来界定“华”，从华文位移向华人）<sup>4</sup>，虽然论文调动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去批判马来官方知识分子“以血缘建立起了他们对历史的妄想症论述”(24)，然而这已经不是论述能解决的问题，那是政治问题，谈到这里也几乎就到了尽头。对这问题我们没有分歧。如今我仍觉得这问题可以搁置。

第二个问题不只是中国影响论而已。虽然中国（或它的广义形象，包括港台华文文学）影响是个持续发生的事情，八、九〇年代当中国民国在台湾被除魅之后，普遍上很少人会再有那么天真而强烈的祖国情怀（因

此被林建国和我拿来当靶子的温瑞安和李永平都可说是末代遗民），纵使有，也是个人问题。

在这里，其实出现了我们的另一个分歧：汉字的表述可不可能、应不应有它自己的逻辑。这在论文的第一节“子凡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字的对话”呈现为汉字符表的封闭性/开放性这样的对立。封闭性，也就是后来我用“文的优位性”表述的；而林建国坚持认为，马华文学的命运只能建立在符表的开放性之上——依其逻辑，开放性的最极端形式可以是完全不遵照语法规范去使用汉字，它的极限形式是不可理解的，甚至单词也不成其单词。当然林建国其实没走那么远，一旦没法走这么远，问题就来了<sup>5</sup>。

在这一节的末尾，他批判中国文字的本质论者，强调符表必需与原始情境切分，否则将被困锁于源头，“惟有停顿和死亡”，“也惟其表义活动的可能……中国文字的命运便在它不断远离‘源头’，不断指涉和进入与‘源头’不相同的历史情境，陌生的历史情境，甚至丧失中华性/中国性的情境。”(10) 这论点看起来可以接受。但问题在于，真的存在封闭性/开放性的截然对立吗？文中描述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在遵守汉字语法的条件下进行的。更甚者，在汉字的书写操作中，不能免于互文的调动。如果把文字背后的文献传统都清除，它剩下的只可能是破碎和贫乏（低度互文）。在我的区分里，那即是华文（相较于中文）——各位可以看到，封闭性/开放性的区分在我的论述里，是用华文/中文这一组并分截然对立的区分来表述，甚至进一步区分出两种现代主义——两种可能的文学实践形式。在我的区分里，那已是个美学问题了。

换言之，中国影响论最深刻的作用在于，它其实在抽象层次上去界定什么是文，这后面又涉及一整套的承认机制。更涉及风格上不断的宰制牵引——譬如诗意——而不仅仅是个符表的封闭与否的问题。

在相关个案的讨论中，李永平显然是最重要的取样之一，这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着分歧，但比较隐蔽。虽然我也不曾赞同李的路向，不过是觉得那是条可悲的路。而林建国藉精神分析及符号学对《吉隆春秋》做了强迫还原，那动用了十八般武艺的漂亮的操作，在比较文学里是常态。然而从不同的学科背景来看，未免过于粗暴，完全无视于文本可见的部份，与及

作品的意图——由文本策略构筑的、可见的意义整体。精神分析的自信在于它可以让不可见的可见，甚至否定掉那一般人以为可见部份。如此问题就来了，李永平企图用“纯正中文”操控出来的《吉隆春秋》还因为原初拓朴斯的召唤而让他暴露了历史位置 (15)，那海外华人的写作就不可能存在着汉字“符表的封闭”。这当然和我当年对林的批评不同，当年我强调的是“文的优位性”的存在<sup>6</sup>，而不是针对这里的逻辑矛盾。然而这分歧只怕也不是根本的。

在“为什么马华文学”这一节，在华丽的修辞下，林建国强调历史化是理解马华文学的唯一道路，这没有人有异词。而在论文的最后，是一系列的提问：

为什么马华文学？这问题有多重意思：马华文学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我们质询/研究对象是马华文学？为什么我们要问“什么是马华文学”？甚至，更彻底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华文学”？那么，又是谁在提问？……这些问题处理下来，不只检视了马华文学研究者主体性的由来与历史位置，同时也发现有关马华文学的论述，实为各种意识型态交锋的场域，马华文学也找到了它的历史位置。(29)

马华文学研究者主体性与历史位置的差异，和“有关马华文学的论述，实为各种意识型态交锋的场域”之间有着因果关系。意即：不同的马华文学论述，其实映现出不同的主体位置。我和林建国的初始差异也许就在这里。譬如我不会去问“为什么马华文学”，当年我就问过他为什么要用那么不中文的表述做题目；我也不会去谈汉字符表的封闭性/开放性……但这学科上的差异可能还不是根本的。更根本的或许在于，我们谈的马华文学是同一个马华文学吗？我们的主体位置是同一个位置吗？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位置。

## 二、开端的分歧：经典论争与写作

在进入分歧之前之前，我得先补充两个题外话。一是在我念大学的八〇年代末、在开始思考马华文学时，大马的前辈华文作家出席国际研讨会最常用的题目有两个，一是“马华文学的困境”；二是“马华文学的独特性”。困境也者，稿费低，无法赖以维生，读者不支持，出版困难。独特性呢，不过是马华文学题材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不同。这涉及马华文学的处境。但我其时的观察是，更根本的问题是，马华文学的水平亟需提昇。那时我还没读到多少像样的马华文学作品，常读到的是令人失望、不知为何出版的“著作”。我是在对马华文学的素质相当不满的背景下去思考马华文学问题的。

换言之，那也是我写作的初始背景。

另一个插曲是〈为什么马华文学〉和我的〈神州〉改写成期刊论文期间的1992年，我写了随笔〈马华文学经典缺席？〉引致马华现实主义的战士陈雪风的炮轰，其时他强调马华文学“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sup>7</sup>，如今重看这“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觉得别有意味。“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可能意味著：处理马华文学不需要管什么主体位置，或，任何主体位置均不会改变解释的结果。因为马华文学是铁板一块。为什么呢？因为做此论断的人已预设了某种唯一的主体位置，该“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已经是特定主体位置下的结果。那个位置是什么？现实主义。也即是前述“马华文学的困境”、“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悲鸣者的主体位置。

那不是我选择的主体位置。是林建国的主体位置吗？看来也不是，不该是。关键在于，假使理论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我们不妨假定）〈为什么马华文学〉有这样的效能），那接下来的实践呢？该论文第四节“马华文学哪里去”以“人民记忆对抗官方记忆”来界定513后的马华文学，并以丁云的〈围乡〉为例，寻找标志着马华文学去处的新位置。这位置是什么呢？“历史透过主体、符表和指涉（和土地）之间的运作展现，所留下的物质痕迹（traces）是文学。这些痕迹作为特定时空的产物（如马华文学），以其前所未有的，持续了存有论开放历史的开放性和未完成

姿态。”(28) 这看来非常漂亮而又抽象的文学到底是什么？在论文里只有蛛丝马迹。譬如文中评述〈围乡〉：“简单，没有厚度，缺乏形上意味。”(26) 这不就是前述“痕迹”的具体化？它的晚近版本叫做“有活人在场的书写”，<sup>8</sup> 那是什么意思？依照那样的痕迹论，马华现实主义的存在自有其正当性，它是历史透过主体，和土地的互动留下的痕迹。我的推论是，林是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隐匿支持者、同情者<sup>9</sup>，而我，一开始就是马华现实主义当代型态的激烈的反对者。分歧或许一开始就存在了。

主要的分歧不在我的神州论文，而是那篇写作、发表于1991年，的〈马华文学的酝酿期——从经典形成，言/文分离的角度重探马华文学史的形成〉<sup>10</sup>，多年来搁置且没收进《马华文学与中国性》，我自己也不太同意过去的看法，但近年还可看到庄华兴的驳论<sup>11</sup>，一样从左翼的立场质疑我经典观的菁英立场。我那篇题目很长但颇为粗略的文章，企图从文学语言实验的角度，参照中国现代文学及台湾当代文学的经验，提出马华文学史不该依政治分期，而是依作品的经典来分期，而把文学史分为四个阶段：（一）以外来文学为主体的阶段（侨民文学）、（二）本地意识为主导的阶段（本地色彩、反映现实）；（三）文学主体性的建立（把文学当文学，文学实验）；（四）独特文学风貌的建立。而以前述（一）（二）（三）期为“马华文学的酝酿期”。(42) 这是我那时“马华文学经典缺席”论的“理论基础”。这样的论述，预设的马华文学是“具有自身独特文学风貌”的，也即是真正的建立了“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而相应的主体位置，从论文结语题为“大马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美学问题”也可以清楚见出：不论对马华文学还是马华文学史，“美学”（审美的）突显了立场的差异，我预设了好的作品（对林而言，那种要求或许是不正当的）。另一方面，我要做的不止是解释世界，更是改变世界（是的，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提纲〉）——也即是我后来说的，重写马华文学史，重写马华文学。（对林来说，或许是没必要的，文学史远不如“有活人在场的书写史”）这也许即是在我们理论化马华文学时，潜藏着的开端里的分歧。那已经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

后者既导向马华文学的典律建构，也导向写作。创造马华文学的未

来。

既有的马华文学，对我而言，必须对它清点，并且写得比他们更好；但对林而言，那都是“历史透过主体、符表和指涉（和土地）之间的运作展现，所留下的物质痕迹”，需要的只是解释，更好的解释，而解释需要理论，更多更好的理论。

接下来要问的是，这一分歧对马华文学研究，甚至对马华文学史而言，有什么意义——它的学术史意义在哪里？这还有待未来者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不同的主体位置有它的结构性，未来者可能会趋近其中一个（譬如庄华兴在力图建立“有国籍的马华左翼文学”时，就接近林建国的主体位置）。然而，只有这两个主体位置吗？张锦忠选择的是另一个，也许是比较学术化的位置，比较审慎节制，比较冷静，而那时我们仿佛整个人扑进历史之火里去。所以他调动的理论是复系统，一架机器。但他有时和我接近——在遵循形式主义的基本规范、强调文学的审美趣味等方面。但锦忠自己其实是个“离心与隐匿的书写人”，和历史保持相应的距离。

再则是，相应于我，林建国为自己设定的主体位置在哪里？这部份相当隐蔽，在〈为什么马华文学〉里根本看不出来。它赤裸裸的暴露是在2000年的〈方修论〉<sup>12</sup>了，这篇长文，既是与我们的“美学”立场公开决裂，也毫不保留的站出来。哦，是时兴的新左派。这篇论文是林建国第二次开端的宣言。他偏离了〈为什么马华文学〉吗？其实没有，不过是更为激进化了。

十多年后回顾，一个问题马上浮现，为什么不是方北方而是方修？（或者依照〈为什么马华文学〉的表述方式，〈方修论〉是不是应做〈为什么方修〉？）

### 三、为什么方修不是方北方

然而，如果要为马华文学辩护的话，为什么是方修而不是方北方？

后者是自马华文学有了国籍以来，马华现实主义写作公认的代表

（首届马华文学奖的得主——那张马华文学奖的名单是当代马华文学的封神榜，从中可以窥见老辈眼中的马华文学的基本水平）；而方修，一般都认为他的建树在文学史撰写、史料整理，及现实主义论的推广。

〈方修论〉异常夹缠，调动了非常多的理论（从论文后的参考书目可以看得很清楚），但马克思主义是反复归返的核心。但论述的逻辑不是那么紧密，读者也会一直被理论的石块绊到脚。千言万语，基本的论点其实并不复杂：马华文学作品不能用审美要求，因为它是困难情境下的生产，不能用“大国”的文学标准来衡量它。论文的标靶之一正是我的“经典缺席”论和锦忠复系统论中的审美化论。

在解释方修解释殖民时代的马华文学的处境时，林建国同意他把内在问题归咎于外在的困境，“当‘民’早已彻底被‘愚’，成了结构性的事件之后，‘外在’的结构性困境（如史料搜集的困难）也就和‘内在’的经典缺席同为一个问题，甚至解释了这个‘内在’问题。”(68) 他因而主张马华文学史应当是“书写史”而非“作者史”，其差异是“社会结构上的不同，出于资源分配不均的阶级效应……当不畅通是个结构性问题（……），我们面对的便是书写的困难，而非作者的。”(78) “面对着学院‘典律’意识的成见，成见之大可以让我们怀疑，马华文学只有书写、没有作家，只有档案、没有典律，到底还有什么好研究。”(79) 依其解释，马华文学的困境是本质性的，难以撼动的——甚至马华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坚持也是这种资源分配不均的阶级效应造成的。如此不过是合理化了困境，让它更为本质化而已。

资源分配不均？那当然。

然而拉美、非洲作家的表现又是怎么一回事？即以马华写作人而言，当代确实有一群学历不高的（如雨川，丁云，章钦，王涛），可是沈从文也只有小学学历。如果细一点谈，南来作家都有相当高的文化教养，三、四〇年代中国的知识菁英都具备相当的外语能力，博览群籍（如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李星可、连士升……）再则，马来亚建国后的马华作家有大学学历的也不少（南大人），栖身报馆、中小学，当老师、校长、董事的也不乏其人<sup>13</sup>。概括的说，那些社会行动者大部份应属于陈映真说

的“小镇知识分子”<sup>14</sup>，也即是掌握相当程度的阅读、书写能力，对社会政治的现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集体文化生产的贫乏也不是用“资源分配不均的阶级效应”就能轻易打发的。更何况，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史诗悖论”：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经济之间是不平衡的，古希腊的史诗、悲剧<sup>15</sup>，古代中国的《诗经》，都是生产方式落后时代的产物。更甚者，如果依照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一问题的诡辩，我们甚至要说，殖民地社会更应该生产出巨著才是——如菲律宾国父黎刹的《不许犯我》、《起义者》<sup>16</sup>，而黎刹的文化教养都来自殖民地教育（“黎刹获得了那时殖民地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教育”<sup>17</sup>）。

〈方修论〉调动了非常丰富的理论资源，但问题似乎反而是被简化了。

更糟的是，那些理论也未能帮我们找到未来之路。

如何去解释那应该叫做马华书写史的马华（文学）史？

2012年的〈马华书写史：一个系谱学刍议〉，便是它的续集。

但我们还是必须回到〈方修论〉。在藉由特定的大国理论扫除其他大国理论，宣布我们都中了西方资本主义学术的毒害之后，马华文学要往哪里去？作者没给我们答案。宣布必须废弃“文学”的观念之后，他用理论的水泥把马华文学置入括弧，为它修了个坚硬的墓龟。

〈方修论〉的结论写得非常漂亮，值得叹赏：

方修的文史实践触及了‘现代性’的结构，承担了所有‘现代性’的要命后果，变成所有第三世界文学史写作的‘共同诗学’。在西方‘现代性’普遍被其他贫穷国度继承的效应下，他们的文学处境可以用马华文学来想像。它们的名字我们可能不晓得，可是大概统统可以叫做马华文学。有人已经替它们写下了文学史，他的名字就是方修。(92)

依其论述与叙述逻辑，我们其实可以为它补上两个句子：“这样的书写史中的没有作者的作者，如果我们要给他一个名字，大概统统可以叫做方北方。”“有人为它创造了理论，他的名字叫林建国。”

在这里，我们终于好像知道林建国的“马华文学”是什么——且慢，它太复杂，我们看得到的并不是真实，真正的问题是看不见的，是那潜藏的结构硬核，也不是我们这些在资本主义学院体制里头吃饭的小职员可以理解的。

#### 四、为什么不要那个文学性

故事的其中一个新版本是林建国在2011年11月5日，由马大主办的“第二届亚洲华人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从美学到文学性：兼论一个马华文学研究必备的基本理论〉。在这篇标志着“论文初稿，请勿引用”却又“待续”的显然未完成的论文里，林建国针对我援用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对他所谓的“形式主义的美学误解”，批评雅克慎 (Roman Jakobson) 对康德的误解等等，真正的目的也不过宣告文学性概念的无用。形式主义的文学语言论无法有效的切割它与日常语言的联系，也无法切分出文学专有的语言；文学性的定义并非放亘古不变等，在西方学界都已是老生常谈，除非理论的门外汉，焉有不知之理<sup>18</sup>。真正的问题在于，那是否就宣告了文学性概念的破产，以致完全不能操作？如果没有文学性概念，我们如何区辨出文学——做出文学/非文学这样的区分？还是说根本没必要做出这种区分？依林的“书写史”概念，应该是没有必要做出这种区分的，因为这区分还是得预设“文学性”。但如果没有这组区分，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就被取消掉了，还谈什么“为什么马华文学”？作者可能考虑到这逻辑上的悖论，因此做了妥协。有限的接受“文学性”的观念，可是又不愿接受任何“大国理论”，那他唯一能做的是，在论文的第二部份显抬出“学界惯例”——虽然在什么成文法习惯法上大做文章，论文也没写完，但意思是清楚的，也不难理解——他尝试用马华学界的“学界惯例”来替代他一直痛批的、他指控与资本主义共谋的带着审美意趣的文学性概念。

问题在于，一，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难道不也是一种“学界惯例”？二、马华学界有一致性的“学界惯例”吗？还是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有不

同的“学界惯例”？我们用的文学性会不会刚好是其中的一种？

由林建国的一贯作风推想，他这回大概是要默认马华现实主义的“学界惯例”的正当性，如果是那样，那这回可能真的会召唤出〈方北方论〉了。由于该文“待续”，我也只能是揣想而已。

谈到这里我其实无限感慨，这个人怎么老是在开端、起点上打转？〈从美学到文学性：兼论一个马华文学研究必备的基本理论〉这论文题目完全可以改为〈为什么不要文学性〉或〈为什么我们不用文学性的概念还可以研究文学〉，但它其实又要学界惯例来偷渡文学性；因此题目其实是〈为什么我们不要那个文学性还可以研究文学〉。同样的，马华文学在其中还是缺席的。

只有理论在诉说它自身的无能。

其实读理论的人都知道，任何理论都是有限的，都有它解释的边界。掌握它限制，就能有效的应用它——这是诠释学的基本观念。

二十多年前，在我还不太懂理论的年代，那个写〈为什么马华文学〉的朋友告诉我：理论是用来帮助你思考的，而不是相反。如果它不能帮助你思考，就该毫不犹豫的丢掉它。多年来我在上相关课程时总要搬出这句话和学生重述一遍。

除了〈我们的马华文学〉之外，我的〈寻找诗意〉也可说是对这质疑的回应。诗意（或诗性poeticity）概念可能是不定的，可是形式主义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限定它，辨识出它的历史类型，处理主体和它和历史之间的互动。如果我们说那概念是不可能的，用各种理论水泥去埋葬它，那研究永远就只能在起点、开端、源，没有历史，没有未来。那是典型的符表封闭性的操作，于是开端就永远被凝固在开端，成了一滩死水，杂草丛生的源。

写到最后，我发现我们真正的分歧也许在这里。

当林建国批评张锦忠去而复系统的的评价色彩时，他大概忘了，我们运用理论本来就会随情境做一定程度的调整，如此一来理论方不致凌驾于对象之上，成了教条。复系统如此（为了描绘出马华文学和邻近文学系统的历史的、动态的关连），文学性如此（它并不是块刻着Russian

Formalism的俄罗斯铁板），现代主义如此，现实主义如此，马克思主义也该如此。否则我们根本不需要理论。

如果〈为什么马华文学〉是我们共同的开端，我早已远远的离开那里了，离开了那个“为什么”之后，我写作、论述自己的马华文学、马华文学论述。虽然有好多都是理论家林建国瞧不起的文学批评。

这些年来，我们很可能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学界惯例，甚至创造出马华文学典律——藉由论述、写作、选集编纂，开启马华文学崭新的历史存有。

## 五、理论为什么抛弃马华文学

〈方修论〉作为新的开端，之后林建国的马华文学论文的基本格式大抵如此，越来越少见具体作品的举证，而是理论咬啮着理论，齿牙交错都是术语。如果我们期待看到林式“书写史”的展演，可能会大失所望。

时隔十二年的〈马华书写史：一个系谱学刍议〉(2012)，从亚里士多德到新历史主义、傅柯，检视之后发现新历史主义似乎没什么帮助，就转向康德、高席贺 (Godzich)、尼采、德勒兹，几番周折，抵达论文的最后一个句子：“如果要掌握文学经验的丰沛，文学史（一个充满太多体制欲望和联想的概念）必须退位给有活人在场的书写史”（《会前论文集》79）在这篇论文里，“马华文学”只在第一个句子出现：“马华文学史的写作看似一个‘史’的问题，理论归属其实还是文学。”（《会前论文集》73）然而“文学”的所有“大国理论”，不是在〈方修论〉里被废黜了吗？为什么“书写史”一直被限制在起点上？通篇理论操演，令人纳闷的是，“马华文学”整个的不见了。理论为什么抛弃马华文学？这篇论文最早的型态见于2002年在暨大“重写马华文学史研讨会”<sup>19</sup>，我印象中写得非常简略，只有几页，完全没有展开。不料十年后它还停留在起点上。为什么马华书写史空遗理论的砖石废墟？再问一次为什么理论抛弃了马华文学？

如果不是为了这研习营，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回应林建国。简单的说，我觉得他一直没超出他二十多年前那篇〈为什么马华文学〉，以致他的马

华文学研究竟然被自己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封闭、阻断在他自己的起点上。理论的坟墓旁是另一个用理论做的坟墓。他企图用它埋葬我们，不料埋葬的是却是自己的历史存有。

当他不断企图取消关于文学的界定，连早年那篇名文其实都该呈现为〈为什么马华……〉了。甚至最终只剩下为什么——当文学/非文学这组区分也没法做出来时，个中的马华也就失去了意义。

于是〈为什么马华文学〉最终退化为〈为什么□□□□〉的呼喊与悲鸣——因为找不到出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 六、为什么要创作马华文学

对我而言，不论是二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后，马华文学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不是解释、再解释，而是写作。对我而言，问题必须变成：为什么要创作马华文学？各位可以看到，我不过是在〈为什么马华文学〉里增加了三个字：要创作。

众所周知，“马华文学”的“马”严格被限定于国籍是民族国家建立后的事，之前顶多是个地域概念。而且，由于身处殖民地，主要从事写作的南来文人的身份归属都是华侨（中华民国籍），祖国情怀是当然的。少数具有理论能力、建构马来亚文艺的概念者，譬如铁抗（郑卓群，1914~1942）在〈马华文艺是什么？〉（1940）直接按字面把马华文艺界定为“马来亚中国侨民的文艺”——把它类比为中国的边疆文艺。换言之，把“南洋”视为中国想像的延伸，也就是〈为什么马华文学〉着力辩驳的支流论的历史根据。纵使马来（西）亚建国后，华人的祖国意识仍常常和文化民族主义挂勾。解严前留台的写作人，普遍都有那样的情怀——想成为复兴基地中国文学的一环。七〇年代末深受民国—台湾文学影响的天狼诗社的集体倾向、神州诗社，与及当年我们最常讨论的那个李永平，写过〈出埃及第四十年〉（《海东青》初版的序，1992）、〈致祖国读者〉（《大河尽头》大陆版序，2012），并公开拒绝被归属为马华作家<sup>20</sup>——也即是公开否定“为什么要创作马华文学？”这样的提问。于

是二十年后，〈为什么马华文学〉中雄辩的第二节“李永平与‘南洋’的对话”未免落空。

对我来说，为什么要创作马华文学？是个选项，那也是伦理问题、实践问题。那不需要太多理论。需要的是行动。

也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sup>21</sup>。

### 注释

- 1 “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2005年1月8-9日，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 2 为此我去翻查一下当年的日记，太懒，什么都没记下。但我依稀曾留下一纸讲纲。
- 3 我这里用的是《赤道回声》的版本，页7。为避繁冗，后文重复出现只注页码。
- 4 曾经有台湾的本土派批评我说，“华文”是汉文化沙文主义；“华人”是民族主义。
- 5 我在〈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1993）的注37已针对这一点做了批评。
- 6 〈华文/中文〉第二节，“从华文到中文”。
- 7 陈雪风，〈褪素菜、黄锦树和马华文学〉（《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5/5/1992）。
- 8 林建国，〈马华书写史：一个系谱学刍议〉最后一页。第二届亚太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大学中文系，2012/10/5。
- 9 一个旁证，我们合编《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时曾向他咨询，他推荐原上草的小说。
- 10 收于《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
- 11 庄华兴〈从叙事文到杂文时代：马华左翼文学场考察〉，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主办，第5届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5月4日。
- 12 引文据《中外文学》第二十九卷第四期，2000年9月。
- 13 这部份需要详细的、社会学的全面清查，可以写一个博论。
- 14 许南村，〈试论陈映真〉，收于氏著《第一件差事》（台北：远景，1985九版）页17-30。
- 15 伊格顿：“像史诗这类重要的艺术形式只有在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中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收入李钧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三卷“结构与解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页235。
- 16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对它做了非常动人的讨论，见〈第一个菲律宾人〉、

- 〈难以想像〉氏著、甘会斌译，《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 17 〈第一个菲律宾人〉页294。
- 18 我的回应见于〈我们的马华文学〉《当代评论》。
- 19 相关说明见张锦忠为《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写的〈绪论：我们怎样从反思马华文学到重写马华文学史〉页8。林的论文没有整理出来，故没收入文集。
- 20 韩见，〈李永平：最大的梦想是写一部武侠小说，由李安拍成电影〉：“我已经一再和台北文艺界提过了，我对‘马华文学’这个名词没有意见，但李永平不是马华作家，马来西亚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没切身关系的概念而已。”《外滩画报》，2013年1月19日。
- 21 这篇论文宣读的前两天，林建国针对我为理论营写的五百多字的“广告词”（〈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南洋商报·南洋文艺》，2013年6月25日）写了四千多字的文章回应〈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但他显然没有看到我这篇论文初稿：我这篇论文已预先回应了他的批评与回应。这个修改版基本上只更动了第四五节的顺序（严格依讨论对象的发表顺序），增加几篇参考文献，文字没什么改动。

## 参考文献

-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甘会斌译2012。《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北京：译林出版社）。
- 方修编1979。《马华文学六十年集：铁抗作品选1919~1979》新加坡：上海书局。
- 林建国1993。〈为什么马华文学〉收入陈大为、锺怡雯、胡金伦等编《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II》（台北：万卷楼，2004）页3-32。
- \_\_\_\_\_1993。〈异形〉《中外文学》第二十二卷第三期，页73-91。
- \_\_\_\_\_1998。〈有关婆罗洲森林的两种说法〉《赤道回声：马华文学读本II》页458-480。
- \_\_\_\_\_1998。〈现代主义者黄锦树〉收于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出版社）页5-25。
- \_\_\_\_\_2000。〈方修论〉《中外文学》第二十九卷第四期，9月。页65-98。
- \_\_\_\_\_2002。〈盖一座房子〉《中外文学》第三十卷第十期，2000年3月，页42-74。
- \_\_\_\_\_2011。〈从美学到文学性：兼论一个马华文学研究必备的基本理论〉，由马大主办的“第二届亚洲华人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5日。
- \_\_\_\_\_2012。〈马华书写史：一个系谱学争议〉。第二届亚太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大学中文系，2012/10/5。
- \_\_\_\_\_2013。〈文学与非文学的距离〉《南洋商报·南洋文艺》8月13日。
- 许南村1985。〈试论陈映真〉收于氏著《第一件差事》（台北：远景，第九版）页17-30。
- 庄华兴2012。〈从叙事文到杂文时代：马华左翼文学场考察〉，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

主办，第5届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5月4日。

陈雪风1992。〈褫素菜、黄锦树和马华文学〉（《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5/5）。

张锦忠2004。〈绪论：我们怎样从反思马华文学到重写马华文学史〉，《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埔里：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页1-10。

\_\_\_\_2005。〈再论述：一个马华文学论述在台湾的系谱（或抒情）叙事〉“去国·汶化·华文祭：2005年华文文化研究会议”，1月8-9日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黄锦树1993。〈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

\_\_\_\_2012。〈我们的马华文学〉《当代评论》第1期，页82-85。

\_\_\_\_2012。《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台北：麦田）。

\_\_\_\_2013。〈重返“为什么马华文学”〉，6月25日《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_\_\_\_2013。〈寻找诗意〉《中国现代文学》第二十三期，中国现代文学学会，6月。页155-173。

韩见2013。〈李永平：最大的梦想是写一部武侠小说，由李安拍成电影〉《外滩画报》1月19日。